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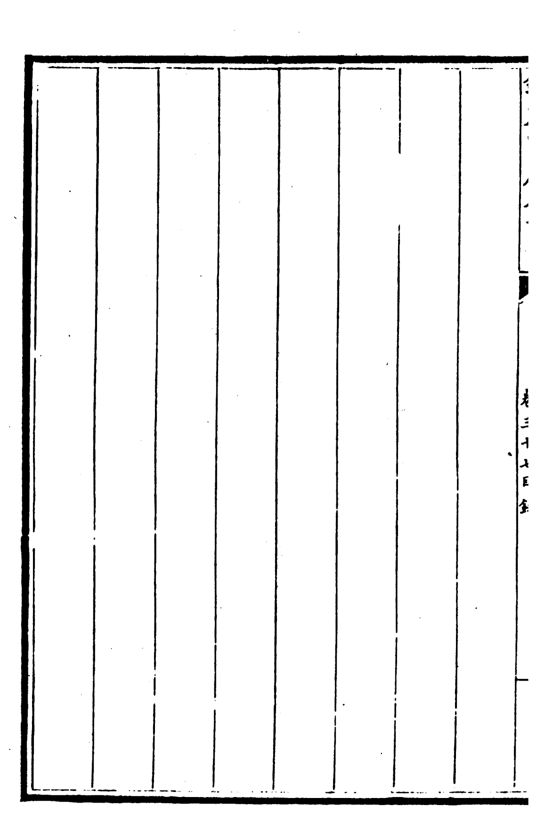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目録

唐

柳宗元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貞元中第進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坐貶永州從柳州卒

獻平淮夷雅表

頌颺國美之文典雅為上宏聽次之華縟又次之如此其上乘也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寛宥命守遐壤元和十年三月為柳州刺史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鼔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皆小雅命官分土則崧高韓

臥子陳子龍曰子厚諸雅如金人佗立嚴嚴龍鐘可與李華諸頌並為一代樂府

臣默曰頌揚得體雅飭不浮諷頌一過可謂揚如清風

奕烝人（皆大雅烝人本作烝民避唐諱也）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皆小雅）平淮夷則江漢常武（皆大雅）鏗鎗炳燿（鏗鎗鐘鼓聲）溢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永貞元年憲宗即位楊惠琳反元和元年張承全斬惠琳）夷劍南（元和元年命將討誅劉闢）取江東（元和二年誅李錡）定河北（元和十年王承宗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元和九年克蔡州吳元濟伏誅）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

挈出刑禮二字並提作骨駮辨至爲精核

甫名穆公等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所作常武召穆公所作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駮復讐議天后時徐元慶復讐議者欲捨其罪左拾遺陳子昂議元慶宜伏國法然後旌其閭墓時題其言宗元駮之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

西山真德秀曰退之亦有復讐之議終不若子厚此文明白痛快

東發黃震曰旌與誅莫得而並

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讐議參看

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勿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

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盖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理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

讐可也（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今若取之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既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

豎義精嚴遣調緊
拔森然法戒之文

東發黃震曰原
雖得人不當謀
之寺人

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敦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勿食故使處原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敦音勃 鞮音低）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

閭修王志堅曰趙衰為文公從亡之臣豈待人先容者問之歛艱而後畀正當時左右得人之一徵也子厚此篇有感時事借古人發議耳

卧子陳子龍曰此子厚深痛於宦官之禍而為此論也當時伾

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景監秦孝公寵臣衛鞅因景監以見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宣帝宦官弘恭石顯譖蕭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

文之黨晝欲奪北衙之勢張南衙之權但其行事躁妄終以自敗然於闘謀不可謂非正也

也盖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趙穿弒靈公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按唐自徳宗懲朱泚之亂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宗元此議雖論晉文之失其意實閔當時官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

與太學諸生書

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陽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黜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詣闕請留宗元以此書勉之

辭旨雅暢中寓有好賢與善之意故倍覺娓娓可思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覩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

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于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

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

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来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約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于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跗扁鵲古良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

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太學生得書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止不得上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新史年表云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孫

命意深厚不為苛激之音

東發黄震曰此書後段說為文之法極詳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伯厚王應麟曰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為佛與聖人合韓

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来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于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

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

鹿門茅坤曰子厚書中所論文章之指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鑱心研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路剽富者之金而以詫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

過以来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来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薦搢也）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

其不自量之甚也乎故書秋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經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爾

臣建敬曰此書與退之與李翊書參觀乃知韓柳用工得力處文特翻辟几獨是篇中孟荀

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来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已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来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

莊老並舉類視
雖所見未純固
當節取其長

臣乾學曰於文
章之根柢條葉
數詞皆備上下
千百年作者無
能出其環中韓
歐諸公皆好論
文止自言其所
得未若此之闡

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我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深甯括也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

詞極雄辯理甚堅正

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八年愈為史館修撰劉秀才作書勉之愈答書宗元見愈書藁乃與愈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 劉秀才或云名軻 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

水心葉適曰令狐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為巢史雖皆文字不足

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愈答劉秀才書云宰相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

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純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自北齊至隋詞學榮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漢以來道喪文敝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復始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為

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 范曄删衆

賦往往不過記敘銘論浮說閒語而着實處反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隨聲唱和虛文無實終於澌喪而已

荊川唐順之曰提其原書辨處有顯有晦錯綜成文

家後漢書以誅反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作史記遷盛稱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固僕馮洛陽令种兢兢怒以事捕固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譖于魏太武帝被誅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以上皆愈書所稱引謂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不可不畏懼故宗元駁之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

禹偁方岳貢曰
觀退之諫佛骨

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記傳之耶愈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記而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墮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決必不沉沒者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書又云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落軒天地決不沉沒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

之表論庭湊之辨必非怯於禍而不為者但以史緒紛雜難於綜理故解說而為是言而子厚折之可謂當其理矣

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書又云行且謀引去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刻畫情事能使太尉鬚眉畢現與昌黎張中丞傳後敘工力悉敵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此狀宗元元和九年在永州作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涇州屬平涼府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使河中蒲中也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晞子儀第三子寓軍邠州屬西安府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

東發黃震曰太尉逸事凡三文高事最曲盡其妙

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

臣鴻緒曰直起直收巉峭簡嚴逼真史遷敘事文字

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来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

臣英曰敘太尉三事皆剴正慈仁詩所謂不畏彊禦不侮鰥寡者歟筆勢優陡健雄邁曲盡情事

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来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

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
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
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
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穀
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
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赬赬赤土也人且饑死而必得穀
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
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

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䄂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博辯縱橫字字沉鷙中間錯舉秦漢唐之制引據甚精斷制甚確

封建論

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時名臣共論封建事子厚深探其本據古驗今反覆論之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揚雄賦枳棘之榛榛鹿豕狉狉羣走貌人不能搏噬

水心葉適曰蘇氏謂柳宗元封建之論出而諸子之論皆廢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然宗元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觀易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載萬邦義尤多聖人惟恐德不足以有諸侯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則其爭又有大

更分別甚意與勢而謂其不得已乎方堯舜三代時所謂建置其國家者皆天下之賢聖故臧文仲聞六蓼滅謂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豈如漢唐以臃腫劍擬之臣膏粱乳臭之子加諸億兆人之上哉自晉楚滅國最多已自別為郡

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鮑照賦竟瓜剖而豆分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左傳管仲對楚子曰賜我先君履揚雄賦漁若天星之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

朕至秦始盡空之天地豁然一變大要古無封建之論因李斯不主後世之說方角立而宗元遂言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

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後魯人殺戲而立括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哀公三年趙鞅殺萇弘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

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_{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高帝被圍平城七日病流矢高帝擊英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

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茍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臣士奇曰事勢之流蓋亦運會使然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與井田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柳州此文特覺其要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文帝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後召以為雲中太守）得魏尚於馮唐（漢文帝因馮唐白魏尚功復以為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覩汲黯之簡靖（黯為淮陽太守治民好清淨）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

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

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巳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巳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

演迤條達須知柳州文中又有此一種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守道論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

西山真德秀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之言四肢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於是指形器為粗迹而索道於虛無玄漠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始不相屬矣柳子

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傳杜預注云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是道之所由也則又觀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桎梏斬殺之慘周禮上罪梏拲而桎梏手械拲兩手共械○拲居悚居玉二切是

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

以兩漢之健骨運六代之腴辭

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南府君雎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雎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

東發黄震曰此碑記南霽雲也然一句一字始終屬對全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

豪出千人不過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漢武帝至郎省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顔名駟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漢李廣猨臂善射武帝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奇居宜切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斡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謂陳希烈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謂哥舒翰等晉王衍為石勒所破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訏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

頪當是少年作近世晦翁嘗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況以從俗耶

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悦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瞫為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犀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城三堵為雉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要邀同凶氣連沮漢兵已絶守疏勒而彌堅後漢耿恭據疏勒匈奴擁絶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恭守彌篤穿井而得水虜騎雖强頓盱眙而

不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三旬不拔賊徒乃棄疾于

我悉衆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志益專于三板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偪陽懸布之勁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汧城鑿穴之奇潘岳馬汧督誄晉元康六年氐羌反時馬敦守汧城羣氐四面攻城中鑿穴而處氐又掘地攻之敦以爓火薰之潛氐殲焉卒全汧城息意牽羊羞

鄭師之大臨臨哭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

臣然曰麗而不俳縟而能雅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國命阻絶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之人盡泣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辭九歌國殤篇云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燮之歎息後漢傅燮為漢陽太守賊欲送燮歸鄉里燮歎曰吾行何之遂戰沒有周苛之慷慨漢高祖使周苛守滎陽項羽生得苛苛罵羽羽烹之聞義能徙果其初心賊欲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陳逖曰寧與臧洪同日死遂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病卒詔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昉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

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強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墓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得乃刻木為信形祭而哭焉陵圖龐德之狀魏龐德與關侯戰敗不降為侯所殺魏帝令於陵屋畫關侯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棲于會稽乃令于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舉門闕于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徵印綬于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

立慬以怒寇慬勇也勤謹二音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浮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推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

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趋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記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為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乞歸葬帝許之其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名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授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婁婁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踴

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賊攻睢陽為雲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巡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鉤之一穴中出木拄之一穴中出鐵籠盛火焚之按氏攻汧城鑿地道馬馬敦命穴坑浚塹寘壺錙瓶甒以偵之將穿響作因以火薰之偵伺也○五正切鉗馬非艱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鉗馬而秣之析骸猶競華元告司馬子反曰析骸以爨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嗌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悉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

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俾焉勲烈孰與齊蹤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嘉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刋碑河滸萬古英風

立議奇而不軼於法有此識力始可以尚論古人

箕子碑 箕子名胥餘食采于箕故曰箕子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

東發黄氏震曰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輕重

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周書囚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昬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人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

疊山謝枋得曰此等文章天地間不可多得惟杜牧之題項羽烏江廟詩有云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二句得此妙致

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率是大道藐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巳死微子巳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

表章經學之文要須如此簡確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陸文通先生墓表 文通先生名淳字元沖避憲宗諱改名質子厚此表作於邵州○按質附韋執誼王叔文為給事中故唐書與執誼叔文同傳宋元自與質善特為褒美然史亦稱其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其功葢不可泯也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

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有鄒氏夾氏凡五家故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即竹簡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劉向受穀梁春秋其子歆見左氏傳大好數以難向向不能答君臣詆悖者後漢陳元疏曰陛下知丘明親受孔子而公穀傳于後學故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為墨家所排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

臣廷敬曰首尾以春秋一事關藻乃文之特例而其渾淪滂魄淵古之氣蒸浹肌髓固當雄視一世

天水啖助（助字叔佐趙州人）洎趙匡（匡字伯淳河東人）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其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于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包羅旁魄（封禪書旁魄四塞○魄步角切）膠轕下上（膠轕驅馳也）而不出

于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質佐淮南節度陳少遊幕府少遊薦之授左拾遺自給事中爲太子侍讀）刺二州守人知仁（質歷台信二州刺史）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謂憲宗即位）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其月日終于京師其月日葬于其郡其里嗚

通篇惟用直敘此所謂淵雅之音故無須於抗隊也

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覯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予厚嘗為墐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蓋如序所言云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獨無國恤篇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

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左傳隱公元年預凶事非禮也）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閒（永貞順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堪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積木以殯也秘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穿壙下棺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

禹修方岳頁曰其文質老不求媚於俗者

呂鴻緒曰山陵禮制見於周官甚詳開元諸臣從而譔之其陋已甚壇所撰禮得登於大常而子厚表章之可云卓識

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頌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暌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五世孫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

臣英曰叙裴氏家學意重於愛禮近古抑文之極豈騁辭藻者

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名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名嘉）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爲祭法（盧植五世孫諶）書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瑾之高祖裴行儉）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光庭）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稹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儆大理卿）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儆四子堅瑾填塤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稹子倩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正今相國郇公

此篇逼真西漢近古而尤壯麗殆子厚所以自狀其文品也

其宗子也

其宗子也倩子均字若齋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遊其門若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即糾字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

國策春秋後語 晋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號春秋後語

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攟摭拾取也○攟俱運切摭之石切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

鹿門茅坤曰覧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可概見矣

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叙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

臣士奇曰文體至西京始稱弘備為作者取則由其去古未遠推本經術不區區以文法為工也

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德宗年號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

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求東夷訶陵南蠻也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又吳語擁鐸拱稽拱執也稽計兵名籍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

雄深者其思理也整麗者其體製也復有一種俊邁之風骨旋轉於其間豈非傑構

鹿門茅坤曰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亦弘敞而文亦稱

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犀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爲嶺南節度使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

卧子陳子龍曰丈如蓋棟雕甍高牙大纛巍巍巖巉觀者竦視

奥庳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泫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横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問役焉取則蠻繇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

臣廷敬曰棠闈之論妙於裘鵠瑰偉之詞工於鋪叙詳而不煩質而能雅之文

於新堂幢牙茸纛（幢幡牙牙旗纛羽幢）金節析羽旂旗旟旞（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又卑吏載旗百官載旟又熊虎為旗鳥隼為旟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咸飾於下鼓以鼖晉（周禮鼖鼓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卉草也書島夷卉服罽氈類織毛謂之罽）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鉶盛羹之器體謂全體節文節也）燔炰胾炙（胾大臠炙炙肉○胾側吏切炙之夜切）羽鱗貍互之物（周禮鼈人所掌互物謂有甲貍物謂龜鼈之屬貍伏於泥中者）沉泛醍盎之齊（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醍他禮切盎於浪

切齊才諂切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謂七德舞九功舞之類服夷之伎唐有西涼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之類揳擊吹鼓之音揳先結切吹尺瑞切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嶺南節度東五府討擊使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於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二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霍去病為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

能於小中見大而體局弘敞詞亦足以配之

十乘既遝重車餘槀梁肉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刻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邵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邸朝宿之舍在京師者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

禹偁方岳貢曰贊節度之政於天子之都宜其抑揚有體進退肅然

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甫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宏我舊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貢奉章而上諮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

臣乾學曰朗寧功業在貞元間可稱節將記進奏院而推此蓋論立言有體

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唐史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闕而不間九闕天門九重也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獻甫斷山峻壍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遂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

用筆謹嚴遣言典重始終以敬字綰結尤為扼要

寇茂功溢於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

臣杜訥曰首撫經語堅最森聳篇中鋪陳詳核結束整嚴文之極有矩度者

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寳應中（肅宗年號）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

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禄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竽琴瑟鼗磬之樂簨簴綴兆之數懸鼓者植曰簨縱曰簴綴謂舞者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營兆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音銑俎豆醆斝之器必絜於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蕝扑於堂下以修官刑而

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穀梁桓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

敘述議論皆以典與出之可謂壁壘森嚴神采煥散

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薄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在漢中府鳳縣北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 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五年嗣天子 順宗也 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 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謂法度諸事如上公九命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漢書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 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

閻公徐孚遠曰能知地利遠近讀其文可考其績不徒以頌德

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

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踣音匐）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塡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野饋曰餫○音運）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屬鞏昌府）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

臣士奇曰邗溝朽頭皆為軍興計然不過相度水流因勢利導而已此役鑿山伐林引江二百里較為尤難欲興利者不得憚勞權其輕重有所必為也

自鄰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伐巨石沃醽以碎之通溝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詩烝徒楫之烝衆也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

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

不作縈紆之勢而自然矯拔錄此以

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禮記祭法篇冥勤其官而水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鄴田惡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劒門銘并序○一統志大劒山在四川劒州張載劒閣記即此又名劒門山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尨雜也嗜爲寇亂

式輕靡之習

皇帝元年八月師喪衆㬥永貞元年八月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書象恭滔天左傳阻兵安忍皋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諷諸將徵旄節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益驁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劒門闢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蜀爲古梁州之地故謂嚴礪爲梁守臣以國害爲私讐以天討爲己任宰相杜黄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爲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爲前鋒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

盱子陳子龍曰孟陽垂戒之文此是銘功之作雄雅不同各有其體

節度使嚴礪同討闕推仁仗信不待司使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偫饗賚偫直里切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過奔衝左師出於劒門大攘頑嚚諭引刼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劒門覆盪口收劒州破契丹命裨將可提彌珠斬虜之特將文昭德封剳臂腸封剳也剳剳也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贊鼓一振周禮以贊

臣英曰詞既炳煥銘亦適古

鼓鼖（鼖音墳）軍。元戎啓行（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崇文克成都擒闢送長安）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宏長用能啟闢險阨夷為大塗消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傳云劉闢反以礪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十月以礪為東川節度）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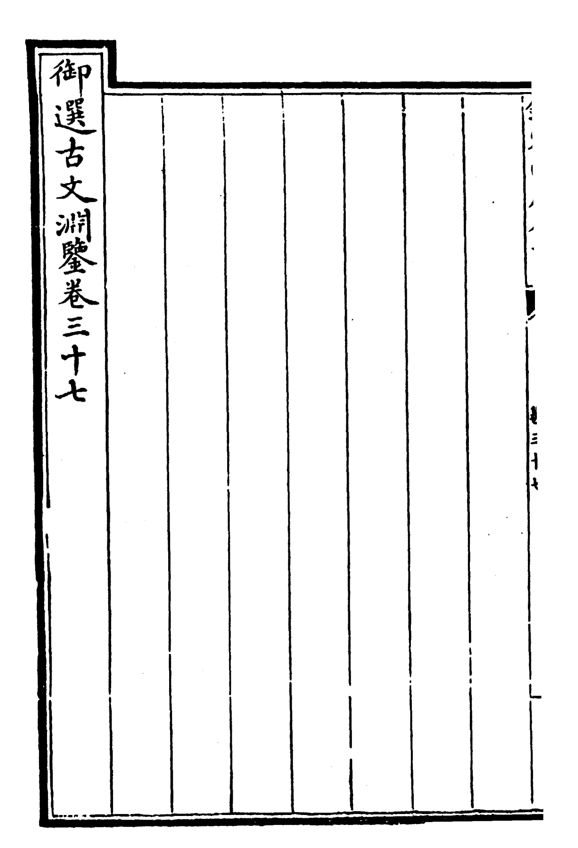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井絡）時惟外區（張載劍閣銘云刿茲狹隘土之外區外區謂在區域之外）界山為門環於蜀都叢

險積貨混幷羌髳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戎狄屬羌在西蜀髳在巴蜀○髳音矛狂猾窺隙狺狺嘯呼狺狺犬吠聲楚詞猛犬狺狺○狺魚斤切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屬劒南道乃出王旅乃浴列嶽牧臣司梁即嚴礪當其要東器備攸積糗糧是蓄書費誓峙乃糗糧糗乾飯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元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掎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掎之諸戎角之掎偏引也○居綺切右逾岷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

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左傳亦聊以固吾圉也）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詩王旅嘽嘽嘽嘽衆也○嘽他丹切）大憝囚戮（大憝謂闢也書元惡大憝○憝徒對切）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永代是觀

按宋臣歐陽脩曰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太祖太宗時仍江左餘風則王楊為之伯明皇好經術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大歷貞元間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今於燕許諸家各存一二以備當時之體其他雕琢藻繪窮姸盡致之作則載入別集而韓愈之文采錄為獨多昔愈之門人李漢編錄愈集言文者貫道之器而宋儒亦稱愈為因文見道者蓋

自愈以後士始知以道德仁義為文章之旨歸易詩書禮春秋為文章之根柢無論翺與湜皆受其陶冶而成即宗元且力與角而卒莫出其範圍也要之宗元視愈伯仲之間而翺與湜之徒若附庸焉有唐一代之文源流正變不外是矣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